

世界发展状况

STATE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9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发展状况

STATE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9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发展状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 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行部电话: 401084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1.5印张 290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册

ISBN 7-80105-306-0/D·6 定价: 25元

目 录

祝贺《世界发展状况》问世	孙尚清 (1)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后的战争与和平态势 ...	萨本望 (3)
多极世界的国际关系	王 殊 (13)
世界经济全球化、集团化与南北关系	陈宝森 (24)
世界粮食形势日趋严峻	林自新 (37)
1995 年世界经济贸易形势与特点	孔凡昌 (53)
全球性的金融动荡	柯居韩 (67)
信息革命展望——网络时代与信息革命	胡永生 (77)
恐怖主义活动再次震惊世界	秦兴大 (91)
世界毒品问题及反毒斗争	汤家麟 (101)
人类面临水资源短缺的挑战	鲍 强 (112)
当前美欧日关系的特点	沈泽芬 吕行健 (123)
美俄关系与欧洲安全	叶章蓉 (132)
论亚洲的复兴	陆亨俊 (144)
西方国家的失业难题	汪嘉禾 (155)
编后记	(166)
英文内容提要	(167)

CONTENT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ublication of

State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Sun Sangqing

War and Peace Posture Afte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Sa Benwa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Wang Shu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North—South

Relationship Chen Baoshen

The World Food Situation is Pregnant with

Grim Possibilities Lin Zixin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Situation in 1995 and 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Kong Fanchang

Global Financial Disturbances Ke Juhan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Prospect—The Network

Era a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Hu Yongsheng

Terrorist Activities Shock the World Qin Xingda

The Worldwide Problem of Narcotic Drugs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Drugs Tang Jalin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A Challenge

to Mankind Bao Qiang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Current US—Europe—

Japan Relations Shen Zefen, Lu Xingjian

US—Russian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ecurity Ye Zhangrong

On Asia's Rejuvenation Lu Hengjun

Unemployment: A Knotty Problem for Western

Countries Wang Jjahe

祝贺《世界发展状况》问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孙尚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世界发展状况》付梓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本书包括了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后的战争与和平格局、论大国关系，到世界经济与贸易新态势、世界经济全球化、集团化与南北关系、全球金融动荡，以至世界粮食形势日趋严峻、恐怖主义活动再次震惊世界、反毒品斗争和信息革命展望、人类面临水资源短缺的挑战等十四篇文章。这些论著既展示了1995年的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重大进展，又评述了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严重挑战，覆盖面广，有丰富翔实的资料，有作者各自的观点，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有广泛的知识性，应该说是内容丰富、值得参阅的一本读物。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种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政治摩擦、武装冲突乃至局部战争仍然连绵不断。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建立公正、合理、和谐的世界新秩序，尚需国际社会不懈的努力。在发展方面，人类的进步无疑是历史的主旋律，但是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切尽如人意，各种不稳定因素和罪恶现象的存在甚至蔓延，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人类生存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和滥用，正在引起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争取可持续发展，争取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争取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和相互理解。

21世纪是充满希望、实现更大飞跃的世纪，也是人类面临空

前巨大挑战和机遇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绘制了中国未来 15 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借鉴各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当然，世界也需要中国，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将对世界稳定、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衷心希望世界发展研究所继续遵循为和平与发展、为改革与开放服务的宗旨，再接再厉，更加系统、深入、及时地研究世界的发展状况，并且努力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向广大读者奉献出更多有助于了解世界、研究世界的学术作品。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后的战争与和平态势

萨本望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后的世界，战争与和平态势的演变呈现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甚至自相矛盾的局面。一是总体缓和，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得到制约；两极对抗消失，原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重兵对峙局面已成为历史；随着经济与科技发展国际化与全球化的程度的提高，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织日益深化，矛盾和斗争有可能通过妥协、协商和合作得到解决；联合国已经形成一套制约战争的协商机制。二是局部战乱、地区冲突呈上升趋势，且大部分地区冲突久拖不决，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其主要原因是格局转换、民族矛盾、宗教对立、领土争端、资源纠纷等十大因素。

1995 年迎来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各国人民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缅怀往事，以史为鉴，认真吸取人类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历史的教训昭示，战争与和平向来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战乱纷起，和平无法维持，国际安全遭到破坏，人类的发展非但无从谈起，而且生灵涂炭，建设停滞，经济倒退。50 年前结束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激烈程度最高、伤亡破坏最惨重的一次战争。战火波及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亿人口，战争中使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各种新式武器，导致 5500 万军人和平民死于非命，直接军费开支 1.35 万亿美元，经济损失 4 万亿美元。因此，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制止战争浩劫的重演，自然成为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共同心声，成为当今世界人民的第一需要。

环顾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年后的世界，作为国际风云变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与和平的演变也呈现复杂多变、难以预测甚至似乎自相矛盾的局面。对于当今的国际安全形势，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强调“和平”与“缓和”的潮流不可逆转，全球性军事对抗消

失，旧的热点纷纷降温，军事斗争让位于经济竞争和科技竞赛。另一种倾向，突出“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动荡不定”，认为两极格局的终结导致了全球性战略失衡，世界上原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纷争又在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旧的热点尚未消失，新的热点连连出现，缓和并非不可逆转。

其实，上述两种看法，各有其合理的内核，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强调“缓和”者，主要是从世界大战危险的角度看问题。的确，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阴影进一步消退，而且这一趋势看来很难逆转。突出“动荡”者，主要是从地区性局部冲突的角度看问题。的确，“总体缓和”并不能防止“局部动荡”，在世界大战危险进一步消退的情况下，地区性武装冲突却呈上升趋势。因此，笔者认为，将上述两种看法的合理内核结合起来，采取“两点论”的方法，既要从世界大战又要从地区小战的不同角度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对跨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态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展望。

概括而言，反法西斯战争结束 50 年后的世界战争与和平态势的主要特征是：总体缓和，而局部战乱；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得到制约，而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仍连绵不断；新爆发的冲突次数有所减少，而原有冲突久拖不决或一再反复；国家之间的冲突较少，而国内战乱明显上升；地区冲突的热点有蔓延之势。

一、总体缓和，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得到制约

冷战结束后，世界总体形势趋向缓和，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得到制约。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因素所导致：

（一）两极对抗消失，有实力打世界大战的对立一方已不复存在。延续 40 余年的旧世界格局的核心是美国和前苏联的两极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大搞军备竞赛，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展开全球争霸，成为新的世界性战争的主要根源。只有它们才有实力打世界大战。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取而代之的独联体困难重重，丧失超级大国地位，无力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这一重大变化，使美国不再有全球性的主要军事对手，而且看来在 21 世纪初期尚难出现能与美国匹敌的新的军事超级大国。

（二）两大军事集团重兵对峙局面成为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均爆发于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欧洲仍长期被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其原因在于，欧洲是北约和前华约两大军事集团重兵对峙之地。两个超级大国要准备和进行世界大战，势必将两大军事集团捆绑在它们的战车上。现在华约

已经解体，原华约各成员国改行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并纷纷与北约结成“和平伙伴关系”。北约原以对付华约集团为主要目标的职能和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欧洲形势不稳，不少欧洲国家内部或邻国之间存在动乱或冲突，但由于欧洲已不再存在相互对峙的两大军事集团，这些动乱或冲突只具有局部性，由此而诱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至于亚洲地区，形势相对稳定，更不会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三) 经济与科技竞争在世界大国角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两极体制瓦解后，“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逐步上升，经济与科技竞争渐渐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角逐的主要方面。在未来 21 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和国际新秩序中，哪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优势，哪个国家就能占据主动有利地位；反之，则将处于被动不利地位，甚至可能被时代潮流所淘汰，正如前苏联垮台所昭示的那样。当今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国际化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相互依存和利益交织日益深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国际经济结构。全世界“没有国界”的跨国公司约有 3.7 万家，年销售额高达 4.8 万亿美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占它们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60% 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各主要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虽日趋激烈，但却不会像两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为了争夺原材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挑起战端；为了维护各自的切身利益，有可能通过妥协、协商和合作，调解它们的经济分歧。

(四) 地区冲突进一步与世界大战“脱钩”。与原来两极对抗相关的地区热点逐渐降温，走向政治解决。俄军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战争有所降级；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安各派进行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在越南军队撤离后，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进行多次高层会晤，迈出了和解的步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协议，巴勒斯坦终于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实行自治，以色列与约旦、叙利亚的和谈也获进展，中东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南非结束 350 多年的白人种族统治，实现了民族和解。尽管在旧有热点降温的同时，新的热点不断出现，但这些新的地区性冲突已与冷战时期的地区性热点有很大不同，不大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可以说，地区性冲突已与世界大战进一步“脱钩”。

(五) 制约大战的机制有所发展。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具有权威性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机构，已经形成一套制约战争的协商机制，可以对重大国际冲突作出反应，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积极作用。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过去 40 多年间达成的一系列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军备控制

与裁军的国际约章，至今大多仍然有效，也对制约战争发挥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旧有的地区安全机制也在进行调整；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正在酝酿建立，各地区都在酝酿建立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安全体制。

（六）决定的因素是世界各国人民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战争与和平展开空前激烈搏斗的世纪。世界人民饱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据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20 世纪内，世界上总计约有 1.67 亿至 1.75 亿人死于战乱。”因此，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界人民坚决反战是遏制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同志说：“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法西斯阴魂至今未散。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仍在竭力篡改历史，公然宣扬“战争有理”、“侵略有功”等谬论。1995 年 4 月 13 日，日本自民党“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发表声明称：“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不能容忍日本国会通过反战决议，反对日本人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6 月 9 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份不像样的“不战决议”，非但不认真进行反省和认罪，反而把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侵略行为粉饰成反对殖民主义的英雄行为。4 月 21 日，墨索里尼之孙古伊多在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党集会上公然为其祖父鸣冤翻案，胡说什么墨索里尼是“二次大战中的战争英雄”。德国的新纳粹势力活动相当猖獗，极右组织多达 77 个，拥有成员 4.2 万人，仅最近两年就制造排外事件上千起。上述法西斯余孽沉渣泛起的动向，已引起包括德、意、日三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警惕。严酷的事实告诫我们，战争的阴影不会自然而然地从地平线上消失，反对新的世界战争，维护持久和平，仍需全人类坚持不懈地团结奋斗。

二、局部战乱、地区性武装冲突呈上升趋势

（一）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趋势上升概况

新的世界大战虽进一步受到制约，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却一直绵延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二次大战结束至 1989 年的冷战时期内，全世界共发生各种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197 起，其中 40 年代后 5 年 18 起；50 年代 41 起；60 年代 73 起；70 年代 30 起；80 年代 35 起。以上均系新爆发的冲突次数，不包括过去延续下来的冲突。

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两极体制的解体，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形势更加动荡不安，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呈上升之势，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最为

直接的因素。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1994年5年间,共爆发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53起,平均每年10.6起,超过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的年均7.3起,且逐年增多。具体地说:1990年6起;1991年7起;1992年12起;1993年13起;1994年15起。

1995年,世界上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绵延不断。其主要特征如下:

1. 地区冲突仍很频繁,但新爆发的次数有所减少。初步统计,1995年全世界共存在地区冲突和战乱47起,与1994年的48起大体持平;其中1995年内新爆发的仅为9起(其中半数以上为国与国之间边境冲突,详见附表),较1994年内新爆发的15起明显减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标准不同,数字差异很大。据1996年1月5日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美国国防基金会统计1995年共爆发武装冲突71起,而美中央情报局统计仅为27起。

2. 大部分地区冲突久拖不决,反复性和危害性大。1995年的47起地区冲突中,38起均为过去冲突的蔓延、继续或反复。以1995年11—12月斯里兰卡政府军对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清剿为例,这场内战实际上已持续12年之久。这些久拖不决的冲突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而且危及相邻国家和地区和平与安定。例如,上述斯里兰卡内战已导致5万余人丧生和30余万泰米尔人流离失所;持续3年半之久的波黑内战已导致450万人口中210万人沦为难民,20余万人丧生,50%的居民住房被毁,80%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从1994年底开始的车臣战争,已造成万余战斗人员丧生,50余万平民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60余亿美元。

3.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减少,而国内战争增多。在1946年至1989年冷战时期爆发的197起武装冲突中,国内战争共65起,约占总数的33%。进入90年代以来,内战急剧增多。在1995年的47起地区冲突中,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仅占10起,且全部是由于领土纠纷引起的边境冲突;而由于民族矛盾、宗教对立、社会动荡等原因引发的国内冲突或内战多达37起,约占总数的80%。以阿富汗内战为例,1995年入秋以来,拉巴尼政府军与各反对派武装激烈交火,“塔利班”学生军已控制东南和西南14省,乌兹别克族的“杜斯塔姆”派控制北部和西北7省,希克马蒂尔派控制东部各省,首都喀布尔已成为被围困中的孤城。再如,土耳其政府军与库尔德游击队之间已持续11年的战火从国内烧到邻国,1995年3月和7月土政府军两度进入伊拉克境内进行追剿作战。

4. 新爆发的冲突规模不大,有些正在走向政治解决。除波黑战事激烈,

北约于 1995 年 5 月、7 月和 9 月在对塞族阵地几次大规模空袭中使用了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等先进武器,以及车臣战争中俄军出动 5 万兵力对杜达耶夫反叛力量进行讨伐外,1995 年的其他多数冲突规模不大。与此同时,有些地区冲突正在走向政治解决,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波黑、克罗地亚和南联盟塞尔维亚三国首脑在美国撮合下于 1995 年 11 月 21 日达成代顿和平协议并于 12 月 14 日在巴黎正式签署。

5. 冲突的新热点有蔓延之势。冷战结束后,在与昔日两超争霸相关联的旧热点逐步降温的同时,新热点连连出现,特别是伴随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产生的新热点增多,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冲突不断,险象环生。近年来,非洲的动乱也日渐突出。在 1995 年的 47 起地区冲突中,非洲 17 起,占总数的 36.2%;亚洲 10 起,占 21.3%;中东 7 起,占 14.9%;独联体 6 起,占 12.8%,拉美 5 起,占 10.6%;前南斯拉夫 2 起,占 4.2%。

6. 国际干预更多以联合国维和部队或多国部队的形式出现。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顾忌前苏联的掣肘,一度更加放手地使用武力干涉地区事务。据美国国防部 1995 年 2 月宣布,自 1989 年东欧剧变至 1994 年底,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 40 余次,包括打海湾战争和出兵海地、索马里、卢旺达等,对外用兵的频率高于冷战时期。然而,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却屡屡受挫,暴露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既不得人心又力不从心的战略弱点。例如,1995 年 3 月 3 日,最后一批美军被迫撤离摩加迪沙,历时 27 个月的美军进驻索马里的“恢复希望行动”以败兴而归告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于地区冲突的介入和干预进一步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或多国部队的形式转化。1995 年 12 月 5 日,北约外交和国防部长会议决定向波黑派驻 6 万名多国部队,其中美军 2 万人,英军 1.4 万人,法军 1 万人,德军 0.5 万人。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增加。从 1948 年至 1988 年的 40 年间共进行了 16 次,而从 1989 年至 1995 年的 6 年间就实施了 18 次。在目前实施的维和行动中参加国多达 70 余个,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 7 万余人,年耗资约 40 亿美元。总起来看,联合国维和行动对于制约地区冲突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操纵下,有些维和行动却改变了性质,成为“武力强制和平行动”,例如北约以维和为名出动大批战斗机对波黑塞族阵地狂轰滥炸,就大大超出维和的范畴,反而使局势复杂化。

(二)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频仍的原因和背景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已成为当前和走向 21 世纪的岁月中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局势动荡不定的集中表现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导致冷战

后时期地区冲突仍频频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格局转换、民族矛盾、宗教对立、领土争端、资源纠纷、社会动荡、权力争夺、恐怖行动、武器扩散、外国干涉等十大因素。

1. 格局转换。两极格局瓦解，原来被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所掩盖、所抑制的种种矛盾都进一步暴露和发展，就好像掀开了“潘朵拉魔盒”的盖子，历史的和现实的纷争都逐步突出起来。全球力量对比中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一下子又建立不起来，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旧的格局和秩序被打乱，新的格局和秩序尚在形成过程中。在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转化过程中，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力求争取到有利于自己的定位，更加强调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大国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下降，缺乏控制地区冲突，特别是地区性国内冲突爆发和蔓延的有力新机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尽管对于制约大战可起到一定作用，但对频频发生的地区性国家内战却束手无策。

2. 民族矛盾。人类文明史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形成大小 3000 多个民族，分布在世界上 170 多个国家之中，也就是说 90% 的国家均为多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民族矛盾从未止息过。两极体制解体后，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民族分离主义风越刮越猛。民族分离主义不仅为各自国家种下动乱的祸根，而且给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以巨大冲击。历时 3 年半的波黑战争主要来源于民族之间的纷争。俄罗斯境内的车臣战乱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非洲约有 1000 个民族，民族或部族之间素有宿怨，一旦利益冲突激化，往往会大动干戈，这是近几年非洲战乱增多的主要内部原因。不少西方国家也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如英国的北爱尔兰独立运动；法国科西嘉族的分裂活动；西班牙的巴斯克族独立倾向；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要求，等等。冷战后时期新刮起的民族分离之风与 60 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很大不同。60 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导致数十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赢得新生和独立。当时的民族主义口号具有极大的进步性；而目前的民族分离潮流则带有狭隘民族利己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色彩，对历史形成的现有多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巨大的分裂作用，而且与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趋势也是相背离的。

3. 宗教对立。作为超自然崇拜人格化的宗教，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一定社会力量的代表。它通过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宗教组织、仪式和活动，把教徒们凝聚成特殊的社团。近年来，世界上的宗教活动出现了新动向：一是跨国家、跨地区的联合有所加强；二是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渗透，或政教合一，或对某些国家的现政权提出挑战。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在迅猛

发展，散布在 60 多个伊斯兰国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正在设法联合起来，并在某些国家出现夺权的倾向。原教旨主义势力还利用中亚地区在前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信仰危机，加强传教活动，以扩大影响。

4. 领土争端。领土争端大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国家的分合和领土疆界的划分也不断变动。因此，世界上多数领土或领海接壤的国家，大都存在领土或领海争端，成为诱发武装冲突的重要导火线。两极格局结束后，由于国家数目增多，领土、领海和边界纠纷越来越复杂。1995 年国与国边境冲突 10 起，占全年冲突总数的 21.3%，其中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为了纳卡地区的归属，已经进行了 6 年多不宣而战的战争，使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印度和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主权的争执，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一大爆炸性因素，1995 年 5 月印巴军队再次在锡亚琴冰川附近交火，巴军 60 余人丧生；1995 年 1—2 月，秘鲁和厄瓜多尔为边界领土争端多次发生武装冲突；1995 年 12 月中旬，厄立特里亚出兵攻占了通往红海和亚丁湾之间的曼德海峡入口处的大哈尼什岛，180 余名原驻扎该岛的也门军人被俘。

5. 资源纠纷。资源纠纷往往与领土争端密不可分。领土、领海归属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谁对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地面、地下、海洋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水利、交通以及出海口、水上通道、隘口、制高点拥有占有权。从本质上讲，两极体制趋于瓦解时爆发的海湾战争，就是一场争夺石油资源的战争。

6. 社会动荡。世界上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一是有些富国更富，而有些贫国更穷；二是少数富翁越来越富有，而多数穷人越来越困顿潦倒。失业、贫穷、饥饿、流离失所、人口剧增、天灾人祸、战乱频仍等，使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民难以维持生计；而人数很少的富人和统治集团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种贫富更加悬殊的情况，是造成许多国家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内乱增多、久拖不决的重要根源。贫富差距加大和不少国家战乱频仍，导致世界上难民人数激增，而盲目流浪的难民潮又反过来构成国际安全的一大隐患。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统计，世界逃亡国外的难民人数成倍增多，由 1984 年的 1050 万人增至 1995 年的 2400 万人，如再加上各国国内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 2600 万难民，世界难民总数高达 5000 万人。

7. 权力之争。有些国家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各个派系和头目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往往诉诸武力，酿成政变、军人夺权、军阀混战，甚至内战。近几年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内乱迭起，许多都与权力争夺有关，例如 1995 年 9 月

29 日科摩罗的军人政变。

8. 恐怖行动。贩毒、走私、恐怖组织等国际犯罪团伙,近年来活动日益猖獗,武装的程度不断加强,对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国务院 1995 年 4 月 28 日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分析》报告称,1993 年全球恐怖活动 431 起,1994 年虽然降为 321 起,但每起的规模和危害却增大。例如,1994 年 4 月 6 日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乘坐的飞机被导弹击中,机毁人亡,导致卢旺达爆发持续了 3 个多月的种族大屠杀,80 万人丧生,300 多万人流离失所。1995 年世界上恐怖活动十分猖獗:3 月发生了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的毒气事件,造成 12 人死亡,5000 多人受伤;4 月美国“民兵”恐怖组织摧毁俄克拉何马城一座大楼,167 名无辜平民遇害;11 月 4 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和平集会上遭犹太人极右组织暗杀,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9. 武器扩散。由于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降低,全球性军备竞赛有所降温,美、俄、英、法等国都在根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欧洲常规武器条约”减少军队和装备数额,修改军事战略,重点转向质量建军,大力加强应急机动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伴随地区冲突的日益频繁,某些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有加剧之势,为地区冲突的升级起着火上加油的作用。冷战后的国际军火贸易出现购销两旺的势头。美、英、法、德、俄等军备生产大国将军火出口作为谋取经济实惠,扩大政治影响和干预地区冲突的重要手段,尽管口头上力主防止武器扩散,却正将自身裁减下来的过剩武器装备,包括先进的飞机、坦克、舰艇、导弹等重型装备,向外大量倾销。进入 90 年代以来,美国已取代前苏联成为世界头号军火出口国。

10. 外国干涉。有些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如争夺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影响或安全空间,对别国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历来是导致地区危机复杂化、引发地区冲突的外来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涉地区事务,反而使一些地区冲突久拖不决。

展望未来,看来在走向 21 世纪的今后若干年内,这种总体缓和而局部地区战乱频频的态势将会大体保持下去。当然,受当年国际安全、地缘政治和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各个年度的国际安全形势又会出现若干不同的特点,地区冲突的热点、频率、规模、形态、强度等又会有所变化,可能呈现此起彼伏、有升有降的复杂局面。只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反对战争,既要防止世界大战的危险,又要设法制止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才能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铺平道路,才能将一个和平、公

正、合理、平等、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带进 21 世纪。

附表:

1995 年世界武装冲突统计

地区	国内武装冲突		国内战争		国与国边境冲突		合计 次数
	国 别	次数	国 别	次数	国 别	次数	
非 洲	卢旺达、塞拉利昂、阿尔及利亚、乍得、乌干达、塞内加尔、肯尼亚、利比亚、科摩罗*、利比亚、苏丹	11	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	3	埃及—苏丹*、利比亚—科特迪瓦、也门—厄里特里亚*	3	17
亚 洲	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孟加拉	5	阿富汗、柬埔寨、斯里兰卡	3	柬埔寨—泰国、印度—巴基斯坦*	2	10
中 东	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巴林	4	土耳其	1	也门—沙特*、以色列—巴勒斯坦	2	7
独 联 体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	2	车臣、塔吉克	2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2	6
拉 美	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哥伦比亚	4			秘鲁—厄瓜多尔*	1	5
前南斯拉夫	波黑、克罗地亚	2					2
合计 次数		28		9		10	47

注:有*号者系 1995 年新爆发的冲突,计 9 次,其余皆为过去冲突的延续。